

[美] 威廉·迪特里希 著

黄宝华 译



普利策奖得主畅销之作

- 挑战《国家宝藏》之离奇解谜
- 媲美《夺宝奇兵》之惊险刺激

罗塞塔的钥匙

THE ROSETTA KEY



上海文艺出版社

罗塞塔的钥匙

THE ROSETTA KEY

[美] 威廉·迪特里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塞塔的钥匙/(美)迪特里希著;黄宝华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ISBN 978-7-5321-3904-0

I. ①罗… II. ①迪…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313 号

THE ROSETTA KEY by WILLIAM DIETRICH

© 2008 by William Dietrich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0-276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高静芳

罗塞塔的钥匙

〔美〕威廉·迪特里希著

黄宝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e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04-0/I·3001 定价:28.00元

献给我的女儿海迪

（1739年）献给圣玛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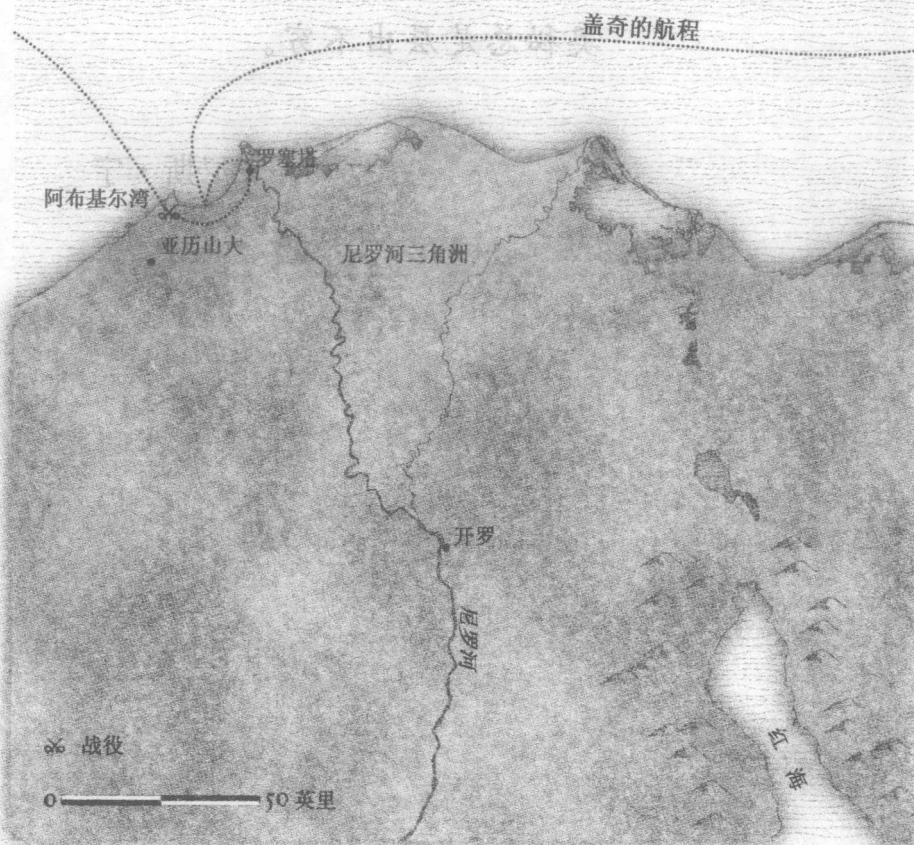
离中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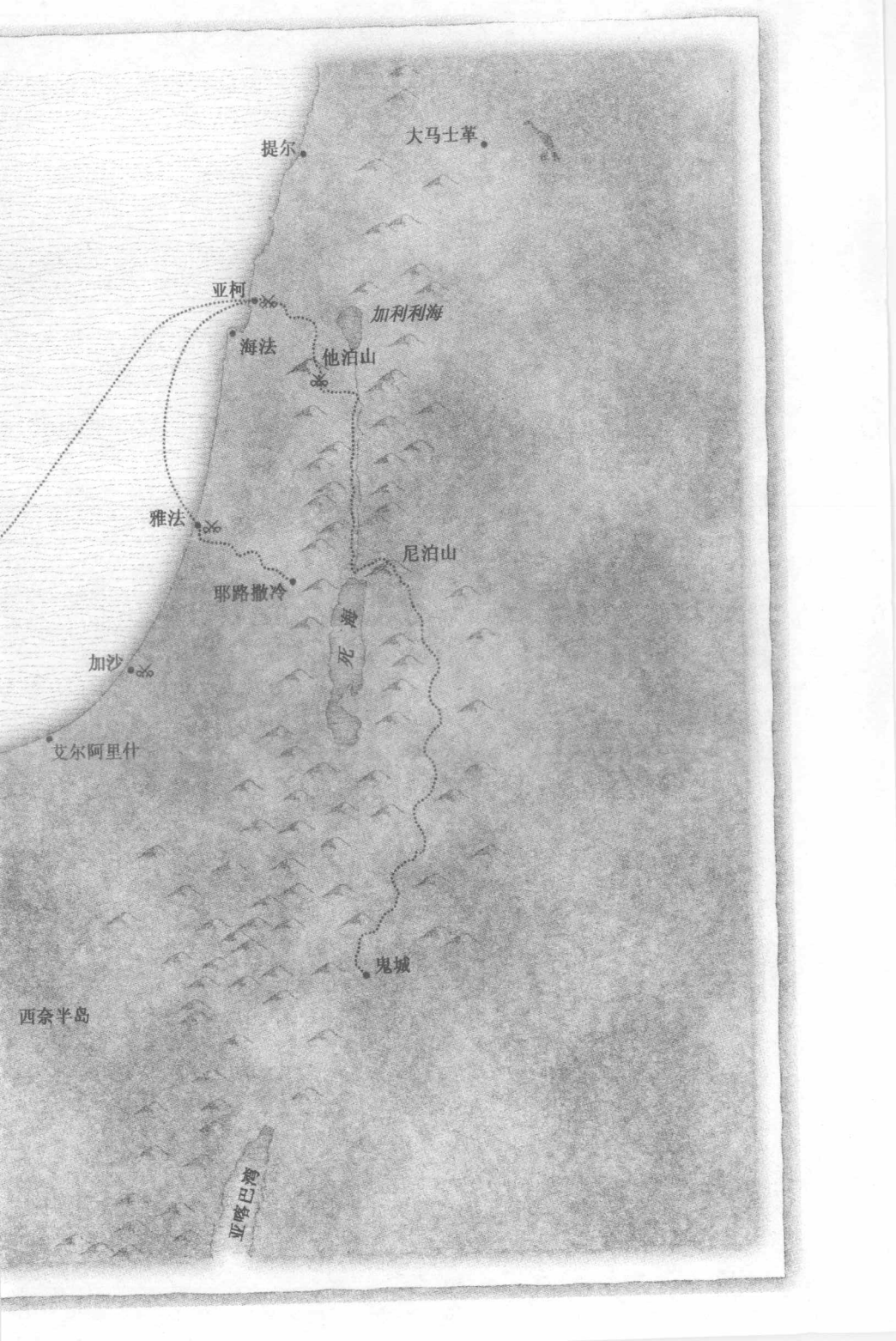
拥有知识并不能扼杀
好奇心与神秘感。
奥秘总是层出不穷。

——安尼斯·宁

拿破仑和圣地(1799年)

地中海





提尔

大马士革

亚柯

加利利海

海法

他泊山

雅法

尼泊山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艾尔阿里什

鬼城

西奈半岛

亚喀巴湾

眼看着一千支毛瑟枪的枪筒对准了你的胸膛，势必会迫使你去思考，难道我真的走错了道？我确实这么寻思来着，每一支枪的枪口看上去活像游荡在开罗城小巷子里的杂种狗张开了血盆大口。但是，不，尽管我不免过分谦虚，我也有自信正确的一面——而且，依我之见，误入歧途的不是我，而是法国军队。这一点我原本可以向我先前的朋友拿破仑·波拿巴说明的，假使他没有待在远处的沙丘上，远到连招呼声也达不到。他高高在上，却心烦意乱，身上的纽扣和勋章在地中海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波拿巴在一七九八年率领他的大军在埃及登陆，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处海滩上跟他在一起，他告诉我，那些沉没于大海的人将永垂青史。如今，九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雅法^①城外，历史将由我来造就。法兰西的掷弹兵们正准备好了要向我射击，同时还要射杀那些我混杂于其中的不幸的穆斯林俘虏。我，伊生·盖奇，又一次想要设法谋划一条逃避厄运的途径。你能看到，这是一起集体大屠杀，我跟原先试图与之交好的那位将军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这短短的九个月间，我们俩分道扬镳，走得该有多远！

我在那些可怜的奥斯曼俘虏中所能发现的身材最高大的人，是一位来自尼罗河上游的尼格罗^②巨人，我将身子挪动到了他的背后，我估算着他身体的厚度

① 雅法(Jaffa):巴勒斯坦城名,在亚柯之南,濒地中海。

② 尼格罗(Negro):原居住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一个种族,以深色皮肤及浓密鬻发为主要特征,即一般所谓的“黑人”。

足以抵挡住一颗毛瑟枪的子弹。我们这批人活像一群晕头转向的牲口，被驱赶到了一处风光怡人的海滩，黑黢黢的脸上嵌着白又圆的眼睛，土耳其的军服五色杂陈，有猩红、奶油、祖母绿、蓝宝石等不同的色彩，上面又沾染了经过野蛮劫掠而留下的烟尘和血迹。人群中有肌体柔软的摩洛哥人，高大冷峻的苏丹人，凶猛好斗、皮色白皙的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加西亚^①的骑兵，希腊的枪炮手，土耳其的军士——一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募集而来的杂牌军团，全成了法兰西人手下的残兵败将，而我，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美国人。不仅我被他们那些五花八门的聒噪弄得一头雾水，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往往不知所云。这批乌合之众乱哄哄地聚成一堆，他们的长夜已经死了，他们那种狼狈不堪的败军之相跟行刑者们齐刷刷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排成了整齐的队列，仿佛要齐步行进，接受检阅。奥斯曼土耳其的公然对抗激怒了拿破仑——你无论如何不能将我使者的头颅砍下，再挑在长矛尖上示众——再者，这一大批饥肠辘辘的俘虏势必成为大军的一个累赘，牵制着他的征讨行动。因此，我们被驱赶着穿过了柑橘丛林，来到一处月牙形的沙滩上，就在那沦陷了的港口的南面，波光闪烁的大海在此形成了一道碧绿与金黄相间的优美动人的浅湾，山顶上的城市则在闷火中慢慢地燃烧。我能见到一些青翠的果子依旧垂挂在被炸毁的树上。我从前的恩主，如今的敌手，端居在他的坐骑上，就像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正准备（出于孤注一掷或恶毒的算计）展示他无毒不丈夫的手段，以此为即将来临的许多大战役立威壮行，他手下的将领们对此会窃窃私语，而他却充耳不闻，毫不在意！此刻他正在读一本抑郁寡欢的小说，他有一个好似吞书一般的习惯，读完一页就将它撕下来，然后递给身后的军官。我双脚赤裸，满身血污，按乌鸦直飞的距离计算，离耶稣基督为拯救世界而受难的地点^②仅四十英里。我以往经受过迫害虐待和战争磨难的那些日子并没有让我信服我主耶稣的种种努力已完全成功地改善了

① 切尔加西亚(Circassian)：高加索人的一支，又译作“切尔克斯人”。

② 此指各各他(Golgotha)，又称“髑髅地”(Calvary, place of skull)，在耶路撒冷城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人性。

“预备！”一千支毛瑟枪的击锤往后扳动了。

拿破仑的忠实信徒们指控我是一名奸细，一个叛徒，这就是我为什么会随其他的俘虏一起被驱赶到这海滩上来的原因。然而的确，情况表明这样的说法也道出了若干实情。但是，无论如何，我在开始的时候并未怀有这样的意图。我原先只是待在巴黎的一个美国人，凭着那点一知半解的电学知识——也是为了逃避一桩完全冤枉的谋杀指控——我终于得以厕身于拿破仑手下的科学家或智者的团队中，那是去年正当拿破仑大举进军埃及的时候。我还养成了一种习性，每每在错误的时刻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我曾遭到来自马穆鲁克^①骑兵、我所喜爱的女人、阿拉伯的断喉杀手、英国舰船上的舷炮、穆斯林狂热分子、法兰西排枪队的火力攻击——我真是招人喜欢的人！

我最近的一个冤家对头是一个名叫彼埃尔·纳贾克的法国人，这个无赖恶棍既是个杀手，又是个窃贼，他始终忘不了那件事情，就是当他试图从我身上抢走一枚神圣大勋章时，我曾从土伦的驿车下开枪击中过他。此事说来话长，上一部书中已表过不赘。纳贾克就像一笔坏账，重又闯入了我的生活。是他使得我混迹在那些俘虏的行列里，背上抵着骑兵的军刀，被驱赶着前行。他期待着我即刻面临的死亡，就像一个人掐死一只特别令人憎恶的蜘蛛时所怀抱的那种既洋洋自得又心存厌恶的情感。我一直后悔没有将那一枪瞄得高一点点，向左移两英寸。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一切似乎都因赌博而起。早先在巴黎的时候，在一局牌戏中我赢得了那枚神秘的大勋章，麻烦就此接踵而至。这一次，事情似乎又简简单单地重新发生了——我在一艘英国皇家舰艇“危险号”上，把那些晕头转向的水手身上的每个子儿都掳了过来，然后那些英国人将我抛到了“圣地”^②的岸

① 马穆鲁克(Mameluke)：原意为奴隶出身的人，后指奴隶出身的军人，他们曾取得过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控制权。

② 圣地(Holy Land)：指巴勒斯坦。

上——却什么也没有解决，而且有一点能得到证实，即它事实上导致我陷入了目前的困境。让我重申一遍：赌博是一种恶习，靠碰运气是非常愚蠢。

“瞄准！”

但我已超越了我自身。

我，伊生·盖奇，在三四十个春秋中，将大部分的时光用来设法避免种种麻烦，摆脱过多的劳作。正如我的导师，还一度曾是我的雇主的已故伟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会理所当然地评说的，这两种期望就像正电和负电那样是正相冲突的。追求后者，即无需劳作，几乎肯定要使前者，即免于烦恼落空。但这是一个教训，就如同喝过酒或背弃了漂亮女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头脑胀痛，这种教训多少次地记取，也就会多少次地遗忘。是对辛勤劳作的厌恶促使我越加迷恋赌博，赌博让我赢得了大勋章，大勋章又将我带到了埃及，连带着这个星球上一半的恶棍都随我接踵而至，埃及使我心爱的女人阿丝蒂莎得而复失。她劝告我相信，我们务必将世界从纳贾克的主子，那位法国和意大利种杂交的伯爵、巫师亚历桑德罗·西拉诺的手中拯救出来。所有这一切，大大出乎我所预料的是，将我推到了波拿巴那错误的一方。随着事态的发展，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还找到了一条进入大金字塔的秘密通道，作出了迄今最惊人的发现，结果让自己的心爱之物丧失殆尽，只落得被迫乘着气球出逃。

我曾对你说过，此事说来话长。

不管怎么，那位美艳绝伦而又叫人神魂颠倒的阿丝蒂莎——她原本是来取我性命的杀手，后来成了仆人，再后来则是埃及的女教士——跟我的敌手西拉诺一起从气球上摔落下来，掉进了尼罗河。此后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打探到他们的命运，我的敌手最后对阿丝蒂莎说的话是：“你知道我依然爱着你！”此事加倍增添了我的烦恼。每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心里会作何感想？他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怎么竟会同意让那个英格兰狂人锡德尼·史密斯爵士，就在波拿巴的大军入侵之前，把我撵到了巴勒斯坦的岸上去打听情况。后来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直至现在我站在这块地方，面对着一千支毛

瑟枪。

“射击！”

但是，在我向你述说毛瑟枪闪出火光时发生了什么之前，也许我应当回溯到我先前的那个说部中断了的地方，那是在1798年10月的晚些时候，当时我正身陷在那艘不列颠舰船“危险号”的甲板上，它风帆鼓满，正劈波斩浪在向“圣地”驶去。这一切显得多么生气蓬勃，英国的旗帜在风中飘扬，魁梧壮实的水手们在雄赳赳的歌声相伴下，使劲拽着大麻编成的结实的绳子，脖子坚挺的军官们头戴双角帽，在后甲板上踱步，林立的大炮被地中海的浪花溅得湿漉漉的，水珠又干结成星星点点的盐晶。换言之，这恰恰是那种我认识到要憎嫌的、富有阳刚气概的武装突袭。在金字塔之战中，我侥幸躲过了一个马穆鲁克武士的闪电式攻击，又在尼罗河之战的“东方号”爆炸中九死一生，还有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宾·萨德尔的阿拉伯拜蛇者不知多少次地对我背信弃义，我都能逃过一劫，最终还将他送归他该去的地狱了。对于那种生龙活虎般的冒险生涯，我已感到有点力不从心，真想赶快回到纽约的老家，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譬如簿记员或卖干货的职员之类，或者做一个律师，去处理悲悲切切的遗嘱，它们被攥在一身黑衣的寡妇和羽翼未丰、不配领受的遗孤手中。是的，一张书桌和蒙着灰尘的簿籍账册——这就是我所希求的生活！可锡德尼爵士根本不想听我这一套。更严重的是，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在意的是阿丝蒂莎。在还没有搞清楚她随着那混蛋西拉诺坠落之后是否活了下来，并以某种方式获得救助之前，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径直回家呢？

当我没有操守准则的时候，生活往往更加单纯。

史密斯盛装华服，穿戴得像一位土耳其的海军将领，脑子里构想出的计划像阵阵急风骤雨直逼而来。他受命前来帮助土耳其人及其奥斯曼帝国阻遏波拿巴的大军从埃及进一步向叙利亚侵犯，因为年轻的拿破仑希图为自己构建一个东方大帝国。锡德尼爵士需要盟友和情报，自从他把我从地中海中救捞上来之后，

他就对我说,如果我和他联手共图大事,那么双方都能获益。他向我指出,如果我试图回到埃及去,单独面对那些恼怒的法国人,那真是一种愚蠢蛮勇之举。我可以在巴勒斯坦打探有关阿丝蒂莎的消息,与此同时还能评估那些可以联合起来抵抗拿破仑的各个宗派的情况。“耶路撒冷!”他叫了起来。他疯狂了吗?这座几近遗忘的城市,奥斯曼帝国的荒僻之地,被污秽、历史、宗教狂热分子以及疾病所包裹——据各种报告所称——仅仅借助向三大信仰的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善男信女们兜售强制性的旅游安排方能生存下来。但假如你是像史密斯那样的一个英国阴谋家和武士,那么耶路撒冷就具备了作为叙利亚的复杂的多文化交汇处的优势,这里形成了一个多语种的巢穴,其中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希腊正教、天主教、德鲁兹^①、马龙派^②、玛都韦利诸教派,土耳其人、贝都因人、库尔德人及巴勒斯坦人,他们全都记得数千年来所遭受到的相互间的轻蔑歧视。

坦白地说,我从未想斗胆进入那个方圆一百英里的区域,除了阿丝蒂莎深信摩西从大金字塔的深处偷走了一部古代智慧的圣书,他的后人又将它带到了以色列。这意味着耶路撒冷是最有可能寻访到此书的地方。迄今为止,这部《透特^③之书》,或者关于它的传闻,可说一无价值,只会带来麻烦。假如说它确实掌握了通向永生和操控宇宙的钥匙,我就不太可能将它忘怀,我能吗?耶路撒冷确实给人以一种反常偏执之感。

史密斯设想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同谋,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结成了某种同盟。我在向纳贾克开枪之后,在一个吉卜赛帐篷中会见了。在尼罗河上的那场闹腾之后,我当着纳尔逊^④上将的面被吊上了船帆的桁端,亏得他给我的那枚印章戒指将我从绞索上救了下来。史密斯真是个十足英雄,他焚烧过法国的船只,

① 德鲁兹(Druze):指德鲁兹教派的穆斯林,居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以尚武著称。

② 马龙派(Maronite):流行于黎巴嫩的天主教派。

③ 透特(Thoth):古埃及神话中的神,原为月神,又为诸神之文书,知识与艺术的保护神。其形为鸛头人身或狒狒头人身。

④ 纳尔逊(Horatio Nelson, 1758 - 1805):英国海军统帅,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打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本人受伤阵亡。

还曾逃离过巴黎的一处监狱，他从铁窗后面向原先的一个室友打暗号示意，终于越狱成功。我曾从大金字塔的下面觅得一位法老的宝物，为了不至于沉入水中，我又失去了它，然后从我的朋友兼智者同事尼古拉·雅克·孔特那儿偷得了一只气球，结果坠落到海里，后来发觉自己已在“危险号”的甲板上，浑身湿透，身无分文，在这一切之后，命运安排我重又与锡德尼爵士直面相对，就像以往为法兰西人所支配，现今又落入了不列颠人的掌控。我个人的情感——对参与战争和探寻珍宝已腻烦至极，只想回到美国的老家去——则被人一笑置之。

“所以，当你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打听你喜欢上的这个女人的时候，盖奇，你也可以去试探一下那些基督徒和犹太人，看他们能否去抵抗波拿巴，”史密斯正对我这么说着。“他们也许会 and 法国佬站在一起，假如他要出动大军前来进犯的话，我们的土耳其盟友需要得到所能获得的一切援助。”他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准了：你聪敏、友善，漂泊无根，无所顾忌，或者说无一定的信仰。人们会对你说实话，盖奇，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碍事。”

“只因为我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

“正是如此，我们就要你这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连你这样单纯的人都加入进来了，杰扎尔必定会深受鼓舞的。”

杰扎尔，他的名字意谓“屠夫”，是亚柯^①城中臭名昭著的残忍而又专横的帕夏^②，英国人就依靠他来和拿破仑作战。他有魔法护身，我敢断定。

“可我的阿拉伯语很差劲，对巴勒斯坦也一无所知。”我合情合理地指出这一点。

“伊生，像你这么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做个特工，准没问题。国王陛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党羽，代号为‘耶利哥^③’，以铁匠为职业，他曾在我们海军里服过役。他能帮你去寻找这位阿丝蒂莎，协助你为我工作。他在埃及也有关系。花

① 亚柯(Acre):巴勒斯坦城名,濒临地中海。

② 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

③ 耶利哥(Jericho):原为巴勒斯坦城名,位于约旦河下游,死海以北。

几天工夫,施展你的外交手腕,你还有机会顺着耶稣基督的足迹去溜达,回来的时候,除了你靴子上的灰尘和口袋里的神圣遗物之外,别无所求,但是你其他的问题却解决了。看到这些事情一件件地办成,确实太棒了!同时我将帮助杰扎尔组织起对亚柯城的防卫,以防波尼^①往北推进,正如你曾告诫过的。要不了多久,你我都将成为了不起的英雄,将在伦敦的议院中受到盛情款待。”

每当人们开口恭维你,用上诸如“棒”之类的字眼,那你就得留意一下自己的钱包了。但是,凭邦克山^②之名,我确实对《透特之书》生出了好奇心,也被对阿丝蒂莎的思念搅得心神不宁。她舍身救我,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说实在的,比起我那心爱的宾夕法尼亚长枪炸毁掉,它更让我伤心——我身上的伤口如此之大,以至于你打一发炮弹都能穿过去,还碰不着什么东西。这倒是可以用在女人身上的一句妙语,我琢磨着,我想用到她身上,看看灵验与否。当然我会说“是的”,这是英语中最具威慑力的一个字眼。

“我现在正缺衣服、武器和钱,”我把话挑明了。出自大金字塔的东西中,我设法保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两个小小的金质六翼天使像,或者说是天使的跪像,阿丝蒂莎坚称这些东西来自摩西手下的幕僚,我不太光彩地把它们塞进了我的抽屉里。我原本是想把它们典当出去的,但它们都已具备了情感的价值,尽管它们时时会诱使我从中去谋取点什么好处。最起码它们是一份贵金属的积蓄,我不想把它们暴露给任何人。就让史密斯给我支付一份酬金,既然他这么急切地要招募我。

“你对阿拉伯的那些破烂服装很有鉴赏眼光,”这位英国海军上校说道。“你的肤色竟然变成了这么一种暗褐色,盖奇。罩上一件披风,包上一条头巾,走在雅法城里,你完全能像一个本地人混迹在人群里。假如他们怀疑你有间谍行径,作为替英国人效劳的工具,你立刻会被关进土耳其的监狱。要保证不出事,就全

① 波尼(Boney):波拿巴的昵称,指拿破仑。

② 邦克山(Bunker Hill):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座山,独立战争初期1775年6月17日爆发一场战事,英军受重创。

看你的聪明才智了。我可以借给你一架小望远镜,用它看东西极其清晰,你正好用它来搞清楚部队的运动情况。”

“你还没提到钱的事呢。”

“国王陛下给的酬金只会绰绰有余。”

他给了我一个钱袋,里头有杂七杂八的各种钱币:银的、黄铜的、紫铜的,有西班牙里亚尔,奥斯曼的皮阿斯特,一个俄罗斯戈比,两个荷兰力克斯元。

这就是政府给的预算。

“这点钱买顿早餐都不够!”

“不能给你英镑,盖奇,否则马上会让你暴露身份的。你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嗯?把小小的零钱掰着花吧!上帝知道大英帝国的海军就是这么干的!”

好吧,聪明才智现在就可以开始运作了,我心中自言自语,我在寻思我跟那些下了班的水手们能否友善地打打牌,以此来消磨时光。当我在拿破仑进军埃及的征程中尚是一名资格完备的军师时,我有幸和像伽斯帕·蒙日这样的著名数学家们以及地理学家伊丹·弗朗索瓦·嘉马德讨论过或然性的规律。他们曾勉励我以更系统的方式来思考输赢几率及房产利润,从而磨砺了我的赌博技巧。

“也许我能吸引你的部下来赌一下运气吧?”

“哈!小心别让他们把你的早饭也给抢走了!”

2

我一上来玩的是“勃莱仑”，对那班头脑简单的水手来说，能玩玩这种牌戏就算不错了，这帮人也只会咋咋呼呼，虚张声势。我在巴黎的沙龙里曾小试身手——单是仅占地六英亩的“王家之宫”就有六百间开赌的房间——那些老实巴交的英国水手根本不是那个他们很快就会叫做“法兰克的伪君子”的人的对手。因此，在我装出一副手气甚好——或者在我手头确实握有好牌，比一个马穆鲁克的总督身上全副武装的腰带还要装备精良时，我就故意露怯，显得似乎不堪一击——而在我尽可能多地在他们容忍的范围内赢钱之后，我就会向他们提供一些看似运气十足的牌局。那些在花招迭出的牌局上输掉了大半个月薪水的军官们和炮手们又都忙不迭地前来押上他们整月的收入作赌注，试图碰碰运气。

当然，有时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比较简单的“朗士克奈”中，庄家——就是我——投下一笔注，其他的玩家必须与我旗鼓相当。要将两张牌翻转过来，左边一张是我的牌，右边的一张是对手的。然后我开始逐个地亮牌，直到有牌与最初两张牌中的一张相匹配。如果右边的牌先配成对，那么对手就赢了；假如左边的牌先成双，那么庄家就吃进。公平交易，不是吗？

但如果那开头的两张牌是一样的，那么庄家即刻就成了赢家，一点小小的计算上的优势就让我在几小时后有了少许的进账，结果使得他们嚷嚷着要换一种玩法。

“我们来玩‘法老’吧，”我提议道。“它在巴黎玩得可火了，我相信你们玩这个一定会时来运转。毕竟你们救了我，我欠你们的情。”